

二  
林  
居  
集

二林居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論

卷三

雜著

書問

卷四一

書問二

卷五

敘一

卷六

敘二

卷七

敘三

題引

跋尾一

卷八

跋尾二

卷九

跋尾三

記一

卷十

記二

碑

墓表

墓志一

卷十一

墓志二

卷十二

事狀一

卷十三

事狀二

卷十四

事狀三

卷十五

事狀四

卷十六

事狀五

卷十七

事狀六

卷十八

一事狀七

卷十九

述一

卷二十

述二

卷二十一

述三

卷二十二

述四

卷二十三

傳一

卷二十四

傳二

祭文

頌贊

箴銘

二林居集目錄終

二林居集卷一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世居三

讀易小

乾坤者木極之妙用也。太極者自心之異名也。太極無體。以陰陽爲體。陰陽分而太極隱矣。是故爲高爲卑。爲暄爲雨。爲風雷爲山澤。其炳然于乾坤之內者。不知其所從出也。自心無體。以動靜爲體。動靜岐而自心泯矣。是故爲男爲女。爲貴爲賤。爲剛柔。爲凶吉。其紛然于陰陽之中者。不知其誰使之也。聖人知之。是故于乾示用九之道焉。于坤示用六之道焉。知太極之未始有乎陰陽也。知陰陽之未始離乎太極也。是



故。太。極。常。尊。而。陰。陽。順。序。矣。知。自。心。之。未。始。有。乎。動。靜。也。知。動。靜。之。未。始。離。乎。自。心。也。是。故。自。心。常。定。而。動。靜。同。歸。矣。其。本。在。誠。其。功。在。敬。與。義。乾。坤。合。德。聖。功。備。矣。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陰。陽。邪。動。靜。邪。學。易。者。參。之。

乾六爻之義中庸一書所自出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  
天天命之謂性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率性之謂道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修道之謂教也聖人法天  
之學一言以蔽之曰大明終始而已知終始之相生而未始  
或息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知至至之至  
此而已知終終之終此而已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矣。慎獨之功也。九二之正中。中和之德備矣。九五之作。覲位育之功畢矣。語其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見羣龍无首吉。天德不可爲首。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初不以時位爲加損焉。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乾之德莫善于潛。莫不善于亢。故中庸終言尚絅之義。以闇然爲基。以聲色爲末。其旨不亦微乎。其蘊不亦濶乎。

觀之有孚於盥而不薦。君子之觀民也。不求之于民也。觀我而已矣。觀我也者。不于其眾于其獨。不于其發于其存。如承祭然。方其盥也。其心泊然。如不有也。其容退然。如弗勝也。其忠敬之實。翊皇周浹。而不知其何以然。龍在下而爲潛。雷在地而爲復。其象異。其志同也。然而神道設教。無過于此矣。視

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此神道也。弗見也者。謂其能自見也。能自見故能通天下之視。弗聞也者。謂其能自聞也。能自聞故能徹天下之聽。舉凡物之共見共聞者。皆弗見弗聞之所賅而存焉者也。而誰其遺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其不以此乎。其不以此乎。

吾于觀艮二卦。見聖人之心法焉。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者觀也。敬止者艮也。乾知大始。其觀之所從出乎。坤作成物。其艮之所自成乎。是故觀艮者。乾坤之門戶也。論語體之爲學識。中庸標之爲明誠。干聖復生。無以易此矣。

復之初卽乾之初也。一陽在下動而未形。良知在人。照而常寂。其天德之潛乎感于物則失之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能不昧其良知而已。知之未嘗復行，能不欺其良知而已。三月不違仁，其閉關之謂乎。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惟坐忘者能之。

艮下乾上，二陰四陽，君子之勢未衰也。而其卦為遯，于以知幾之不可不早辨也。進于是而為否，或欲遯而不能矣。吾觀前世黨人之禍而悲之，知此義者，其宋之邵堯夫、明之陳公甫乎。夫其遯也，豈曰枯槁以沒身焉。廓乎其量，四海為隘，淵乎其藏，萬古非遠。故曰：肥遯，无不利。此君子藏身之固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紀昌之學射也。懸鐘于牖，如車輪焉。狗，儂，丈人之承蜩也。不以萬物易一蜩之翼，其萃之象乎。至幽者鬼神也，王假有廟，幽者明矣。至尊者大人也。

利見大人尊者親矣。吾孔子琴而遇文王焉。夢而見周公焉。誠之不可揜如此。故君子慎獨之功不可以或息也。

困亨貞大人吉。夫困之時義窮矣。然而有不窮者焉。于以知吾心之至神也。觀于舜之爲子。周公之爲臣。大人之道昭昭矣。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子之困不旣亨矣乎。

旅小亨。旅貞吉。盡天下有形之所宅。莫非旅也。堯舜旅。帝湯。武旅。王仲尼旅。布衣郵傳焉。已爾。日月旅天。山河旅地。天地旅虛空。信宿焉。已爾。形則未有不壞者。有不壞者。謂其能柄形者也。聖人知之。還其有不壞者。于其壞也。無容心焉。其旅而亨也。宜哉。柰何世之人。罔罔然遺其有不壞者。而竭其神于。未有不壞者。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不亦悲夫。

萃之反爲渙。其言王假有廟則同者何也。萃也者。孝子所以饗親一志焉而已。志一則與親合體。渙也者。仁人所以饗帝克己焉而已。已盡則與天合德。渙其躬者。克己之謂也。渙其羣而天下歸仁矣。渙王居者。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于饗帝也。誠乎非盡性之君子。其孰能之。

讀書

古人君之事天也。其猶孝子之事父母乎。堯曰。欽若昊天。舜曰。敕天之命。官曰。天工。典曰。天敘禮。曰。天秩。賞曰。天命。罰曰。天討。一稟乎天而不制以己。亦如人子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不知有身。知有父母而已矣。是之謂無我。是之謂有天下而

不與。故其德之隆。如旋樞之運。窈然而莫窺。其政之平。如四時之行。秩然而有序。其功之盛。如百物之生。沛然而畢。達三代之興。莫不由之。禹曰。昭受上帝。湯曰。顧諟天之明命。武王曰。惟曰其助上帝。帝也。天也。非虛而意之也。誠有以信之矣。洪範之言曰。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夫所謂皇極者。非天子所獨有也。天之命也。民之性也。皇建其極者。自得其性。自至于命而已矣。亦俾民自得其性。自至于命而已矣。自得其性。自至于命。其于天下也。一稟乎天而已。不與焉。所以與斯人偕游于大同之世而

無。有。雖。闕。其。閒。者。胥。是。道。也。孔。子。告。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克。己。者。無。我。之。謂。也。無。我。則。與。天。爲。一。禮。天。之。  
經。仁。卽。天。之。心。也。有。我。故。有。人。有。人。故。有。天。下。有。天。下。故。天。  
下。之。我。竝。起。而。相。抗。而。莫。能。相。勝。也。無。我。故。無。人。無。人。故。無。  
天。下。無。天。下。是。合。天。下。而。爲。一。我。也。是。合。天。下。之。我。而。爲。一。  
天。也。如。水。成。冰。冰。還。爲。水。天。人。之。界。通。塞。之。機。於。此。乎。判。矣。  
雖。然。未。有。不。知。性。而。能。無。我。者。未。有。學。不。至。而。能。知。性。者。故。  
人。主。莫。先。于。勸。學。

古。人。君。之。事。天。也。又。有。任。人。之。道。焉。堯。任。舜。舜。任。禹。禹。任。益。  
湯。任。伊。尹。武。丁。任。傅。說。文。王。任。尚。父。武。王。任。周。公。蓋。能。事。天。  
者。未。有。自。任。而。不。任。人。者。也。天。生。聖。賢。所。以。爲。天。下。苟。不。能。



與之其天位。治天職。而使斯民不得被其澤。是棄天命而逆天心也。不祥莫大焉。故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知此義者。求賢審官。不違曰。昃猶恐失之。其敢自逸乎。孔子論政必本于知人。而知人必本于知天職。此志也。

事天者不獨任人而已。又有觀民之道焉。民者天之心也。得民心斯得天矣。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視聽不可知。觀于民而知之矣。無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夫怨詈之興。未可盡爲小人之咎也。赤子順之則喜。逆之則號。慈父慈母。初不以爲過。知有保之道而已。保之道。未至吾方自責之。不暇而暇責人乎。故君子之保民也。不求諸民。而求諸己。敬德者所以求諸己也。

求諸己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是故無好無惡以公天下之好惡斯其好惡也。審無喜無怒以順天下之喜怒斯其喜怒也。平審且平而天下之情得矣。天下之情得是故民歸之。天與之而猶有怨詈與其閒者吾不信也。

讀詩

予讀詩而知文王之德之盛也。維昔聖人事天之學盡性之功觀于詩人所仰道精矣粹矣蔑以尚矣。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係文之所以奉天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天之所以牖文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之德不可知觀于天而知之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天不可見見

文王而已矣。是故關雎。樛木。螽斯。麟趾。一天之所醞釀也。鹿鳴。四牡。魚麗。由庚。一天之所布護也。文王之德如此。其受命于天。非天之命之也。文王之天。自命之而已。爾武王承之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成王則之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古人君所以事神保民。祈天永命。莫不由此。既其衰也。人君懵于學問。動以天爲懽悅。不可知。棄五常。毀百度。恣于民上。而莫敢誰何。詩人憫而戒之曰。敬天之怒。毋敢戲渝。敬天之豫。毋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其于天人之故。可謂渙切著明。然卒勿之省。以至于滅亾而不救。嗚呼。可不懼哉。然則天之所興與其所廢。章章矣。上帝甚神。命有德討有罪。如衡之輕重度之長短。一視其人之自取。鮮或爽。

毫髮焉。然而或遲或速。或隱或顯。類非世智所能悉。鄙生小  
儒。不究其終始。動以因果之說。歸之佛氏。侮聖人而棄天命。  
吾不知其所終矣。

嗚呼。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哉。當周東遷時。去文王之世遠  
矣。而文王之德著于人心。如元氣之鼓物。雖歷風霜摧壓之  
餘。而未嘗絕也。邶。虜國也。伶人賤工也。其詩曰。山有榛。隰有  
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慕文王而不  
見。有不任其悲者焉。秦既受封。先武功。後文事。豐鎬之俗。至  
是而一變。其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中央。傷周禮之不行。  
文王之不復作。知春秋之將爲戰國也。至如曹檜之微小。而

匪風下泉瞻周道念京師憂思而巳于此時也有能紹文王之德修周官之法度民之望之若旱之得霖如水之赴壑不足云也周公師文王者也國風以文王始以周公終此夫子東周之志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曾子述之作大學原本緝熙敬止一言爲心法而以仁敬孝慈信爲至善之標準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千百世下知其解者不出戶庭之內衽席之間而王道具焉如有用我舉而措之可也

詩之作也先王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易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甚哉上下之情其通也天地之交也治之機也其塞也天地之不交也亂之機也譬如一人之身血脈周流則榮衛調百骸適反是而疾病生焉誠欲通上下之情

者莫切于導之使言矣。是故周之盛也。七月卷阿諸詩所以  
戒其少衰也。沔水鶴鳴諸詩所以諷其季也。板蕩節南山諸  
詩所以刺下而十二國之風。衰刺交切。國政之得失。風俗之  
貞姪。莫得而揜焉。故其在內。太史錄之。賤賦之。矇誦之。其在  
外。諸侯貢之。太師陳之。當其時。下無不達之情。上無不通之  
隱。無一運之情。故其情可得而平也。無不通之隱。故其隱可  
得而周也。此周之所由後亾也。善乎。召穆公之言曰。防民之  
口。甚于防川。川雖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洩之  
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豈不信哉。且非獨君人之道然也。君  
子之治躬也亦然。道在反求而已矣。虛故無弗受也。寬故無  
弗容也。所爲釋有我之私。而游于大同之域也。我立而過。滋

過滋而懼人之暴之也。忍而遂之。逆而拒之。于是乎聰明之  
兌。塞惡積而不可解於乎。此舜之所以爲大知。而仲由所以  
爲百世師也。

讀禮記

後之言禮者。吾悲之。辨名物。稽象數。攷文章。以爲禮。禮若是  
而已哉。後之言樂者。吾悲之。別陰陽。分寸。竅損益。以爲樂。  
樂若是而已哉。若是者。古人之糟魄已爾。而人道之精。蘊不  
在焉。吾嘗讀論語而得之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  
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此無體之禮也。優優  
乎爾矣。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無  
聲之樂也。洋洋乎爾矣。孔門諸子。獨顏氏曾氏爲能契之一。

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此顏氏之禮也。優優乎爾矣。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曾氏之樂也。洋洋乎爾矣。後之君子。誠有志于禮樂。法顏氏曾氏其可也。是故記禮之文中庸其盡之矣。禮樂者中和之異名也。不明乎天命之性而慎獨以爲基。其可以議于禮樂乎哉。

讀周禮

周禮一書。周家出政之書也。意者。辨自周公而歷世。互有損益。不然。何其純駁之交錯也。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息。後之君子。誠有志于先王之法。則本末先後之序。不可不盡心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



二水居集 卷一  
九  
身以道修道以仁其序如此不知其序而強爲之吾未見先王之法不爲厲天下之具也

讀古本大學

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即吾視聽民憂民樂即吾憂樂如大圓鏡物無不鑒如太虛空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于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歸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

于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殺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于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未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于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泯也。慎之于獨而已矣。慎之于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  
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  
誠于中形于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而已矣反之于獨不  
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  
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  
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  
心矣心本無所有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  
心者納之于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  
國而天下納之于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  
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卽本以知末止于至善明明德  
於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

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僂。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讀中庸

中庸其盡性之書乎。何言乎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成一切性。離一切性。成一切性。故卽性卽命。離一切性。故卽性非性。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一天也。寂然不動而未嘗無也。發而皆中節。性也。一天也。感而遂通而未嘗有也。知也者所以明此也。仁也者所以體此也。勇也者所以恆此也。子臣弟友夫婦兄弟。一性之所發育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性之所影現也。惟知性者。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盡之矣。盡之者非

獨自盡其性。天地鬼神。草木禽獸。一以貫之矣。何以貫之。曰誠而已矣。誠之功。曰慎獨而已矣。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矣。故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善學者以闇然爲基。以不顯爲究竟。純亦不已。與天爲一。其斯爲中庸之德乎。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正心之功也。慎其獨者。誠意之功也。不言致知格物者。何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致知格物。莫切于此。且所謂不可離者。在心。邪。在身。邪。在物。邪。而非物也。而非身也。而非心也。一命之不已而已矣。知此之謂明善。不違乎此。是謂固執。語其至。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能。能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所能，卽夫婦所可知所可能。夫婦所不知所不能，亦聖人所不知所不能。道足以窮聖人之知而不能窮聖人之所不知道，足以窮聖人之能而不能窮聖人之所不能。其不知不能者，其莫載莫破者也。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其可離也，邪？其不可離也，邪？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無二本也。學者由教而入，其必自明善始。善也者，其命之不已者也。其不可須臾離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明之功也。明其不已者而已矣。明其不可須臾離者而已矣。篤行者，明之而已矣。其功也。故君子尊德性而

道問學不知德性。何以爲問學。又安知德性之所  
以尊哉。同此德性。明其無外。則曰廣大。明其無內。則曰精微。  
明其無上。則曰高明。明其無所倚。曰中。明其無所作。曰庸。致  
之盡之極之道。之皆問學之事。道之乃所以尊之也。自其善  
之本明者言之。謂之故。溫之者勿忘而已矣。自其善之日出  
者言之。謂之新。知之者不懈而已矣。敦厚者所以保之。崇禮  
者所以孰之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斯之謂矣。是故不達天  
道。則不足以盡人道。不盡人道。則不足以達天道。二之者惑  
也。

讀左氏春秋

左氏有功于聖道者三。一曰明天命。二曰崇禮教。三曰辨吉

凶曷謂明天命。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歿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夫人之言命者，莫切于生死矣。不知生死者，數也，非命也。命，非生死之所能與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盡其道而生，其生也無加；盡其道而歿，其歿也無損。命之所以立也。知所以立命，則首陽未嘗歿，夷齊、干、駟未嘗生，景公也。順受其正而已矣。」曷謂崇禮？教女、叔齊之告晉侯也。知禮之切于政矣。孟僖子之告其老也。知禮之切于躬矣。子太叔之告趙鞅也。知禮之切于性矣。



反。之。于。性。以。立。其。本。謹。之。于。躬。以。善。其。則。推。之。于。政。以。大。其。施。天。德。明。王。道。章。矣。此。記。禮。者。所。從。出。也。易。言。乎。辨。吉。凶。吉。凶。之。以。類。至。也。視。其。所。感。以。爲。之。應。其。應。也。非。人。所。得。爲。也。亦。慎。其。所。感。而。已。矣。易。之。爲。書。所。以。教。人。避。凶。趨。吉。也。其。所。爲。避。凶。趨。吉。者。非。謂。吉。凶。之。已。兆。者。也。避。吾。可。以。取。凶。之。道。云。爾。趨。吾。可。以。致。吉。之。道。云。爾。然。而。易。明。其。理。未。著。其。事。也。著。其。事。者。莫。詳。于。左。氏。于。國。之。將。興。也。著。其。所。以。興。于。國。之。將。亾。也。著。其。所。以。亾。于。人。之。死。生。成。敗。也。著。其。所。以。死。生。成。敗。章。往。而。察。來。是。與。易。相。表。裏。者。也。非。親。承。夫。子。之。旨。者。其。孰。能。知。之。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此亾身之兆也身亾則國亦從之矣

司馬知而弗諫是不仁也。不知而不諫是不智也。其殺身非不幸也。春秋書及其大夫，非賢孔父也。惜其不能弭亂云爾。是與荀息之從君者類也。

甚矣齊桓之忍也。先子糾而入，又敗魯師，志已得矣，而必殺子糾，是鄭莊所弗爲也。甚矣魯莊之懦也。納子糾，弗克，又敗于齊國，已辱矣，復取子糾而殺之，是平原君所弗爲也。平原君謂秦昭王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若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豈不叩然一丈夫哉。

列國大夫，夫子所屢稱者，管仲子產而已矣。子產之功在一國，管仲之功在天下，乃傳春秋者，于子產之治鄭也，詳之于管仲之治齊也，略之，其亦疏于論世矣。且非直此而已，子之

相魯也。東周其可爲也。其去魯也。東周之望絕。戰國之勢成矣。是盛衰升降之大關也。而左氏闕之。其亦昧于審時矣。

子產之論鬼神也。抑何其懵于理與。其言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而以伯有之厲爲證。信斯言也。則盜蹠之鬼。必伸于柳下季之上。而伯夷叔齊之神。必屈于齊景公之下也。而豈然也哉。夫人道之分。善惡而已矣。善惡之分。陰陽而已矣。陽毗于天。陰毗于地。毗于天者爲神。毗于地者爲鬼。此其大較也。六經所指五方五帝日月星辰風雨岳瀆之司。皆曰神。此毗于天者也。亦有神而近于鬼者。如里社之屬是也。等而下之。皆毗于地也。者自神以上。言無盡。故善中報境亦無盡。自鬼以下。惡無盡。故惡中報境亦無盡。兩言以蔽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

已矣。然則生而彊者其惡孰則其報有不止于鬼者矣。生而弱者其善孰則其報有不止于神者矣。升降之分豈以彊弱論哉。及其至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又陰陽之所不能拘。神鬼之所莫能測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彼歿而爲厲者何也。或殺之。不以其辜也。如渾良夫之厲是也。卽當其辜矣而殺之者。不以士師。不以國法。則怨有所結。而毒有所流。其反而噬焉。宜矣。如伯有之厲是也。舍是則雖桀紂之暴。不能爲厲于湯武之世矣。不此之察。則幽明之理終晦昧而不章。古聖人扶陽抑陰之指。遂爲空言無事實。又何以紀綱人道。參贊兩儀也哉。

乙亥四月五日止非

二林居集卷一 終

二林居集卷二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述古

讀程伯子書

昔仲尼沒而教言絕。七十子之所傳者。大義而已矣。大義明而微言可得而尋也。思孟既往。儒術浸衰。董王代興。濂雒繼作。述六經尊孔孟。而大義炳然。復明要其揭聖人之心。傳殫微言。以詔後世者。惟明道先生尤弗可及矣。其爲學也。一天人。徹內外。同物我。測之而彌深。滌之而彌廣。自南渡以降。羣言之異同。始未有能出其範圍者也。然則學先生之學者。將奚從。曰。先生之言盡之矣。先生之言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

不己是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又曰：學者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此所謂微言者，非邪？後之言學者多矣，亦已識得逝者，否亦已會得鳶飛魚躍，否減之又減，減得盡時，不言而信矣。

讀邵子書

無名公傳曰：斯人有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無迹也無心也，不幾于化矣乎？化則吾無從測之也。吾讀伊川擊壤集，無弗諧也，無弗暢也，是樂而已矣。等樂也，或有待，或無待，有待之樂將必有

不樂者隨之。是未離乎心與迹也。無待之樂。離心與迹矣。離心與迹者。死生無變于已。而況其適然之遇乎。是故孔子之樂。飯疏飲水而已。顏子之樂。簞食瓢飲而已。有待邪。抑其無待邪。誠知伊川擊壤之樂。則可以知孔子顏子之樂矣。

讀朱子書

予讀朱子書。觀其上孝宗諸封事。及與陳同甫往復書。力持于天人之界。王伯義利之辨。每爲之愀然變容。灑然易慮。曠然發蒙覆而躋千仞之上也。烏呼。古今之變。生歿之故。不可勝窮。然而天地則有位矣。日月則有度矣。星辰則有行矣。是理也。確乎其不變者也。浩乎其無際者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予嘗讀論語而得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一言而



天。人。之。幾。淺。矣。孟。子。述。孔。子。者。也。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一。言。而。王。伯。義。利。之。辨。明。矣。敬。也。者。立。此。者。也。義。也。者。宐。此。者。也。朱。子。于。此。信。之。深。守。之。篤。其。所。以。得。孔。孟。之。傳。者。實。在。于。是。後。之。述。朱。子。者。徇。其。末。不。求。其。本。所。以。論。說。日。離。而。日。遠。于。大。道。也。

讀陸子書

陸子之學。主于尊德性。其言尊德性之功。曰。切己自反。遷善改過。此顏子之學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繫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功也。夫人莫不謂過之當改。而能改過者。實鮮。此其患在于不知。卽知之。又患在于知之不真。非能自見其本心者。未有能真知過者也。陸子曰。先

立乎其大者。此其本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如此而已矣。吾儕誠有志于寡過之學者。其不可不師陸子。

讀楊子書

本心之學。直達而已矣。楊子問于陸子曰。如何是本心。陸子曰。適來。斷。扇。獄。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卽此是本心。楊子曰。如斯而已乎。陸子竦然厲聲曰。要何有也。楊子言下廓然。楊子之論學也。以絕四爲宗。或者疑之曰。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而能無意乎。知歸子曰。直達而已矣。何意之有。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而無不知。是之謂絕四。是之謂本心。

讀王子書

充古今塞宇宙良知而已矣。致良知者道在反躬而已矣。反躬奈何去其不善以復于無不善斯已矣。有不善者良知之蔽也。復于無不善者充古今塞宇宙良知而已矣。後之學王子子者吾異焉。言知不必良言良知不必致知而不必良則不善不可得而去也。良知而不必致則無不善者不可得而復也。此其所以異于聖人之學也。吾讀王子書而知其爲聖人之學也。君子之中庸也。致良知也。

讀高子書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性也者其上天之載乎善也者其無聲無臭之謂乎洋洋乎天地之間者皆是也體之于人性可得而盡矣。堯舜其盡性者也學而期于盡性莫先于明善。

矣。高子之言格物以性善爲宗旨。主敬以胷中無絲毫事爲本。其善發程朱之蘊。以契思孟之傳者。與昔我高王父晚歲讀高子書。發憤進學。以志矩名其齋。曾王父平生奉行服七規老而彌篤。紹升淵原所自。敢或怠忘。反復遺書錄其言尤切者。爲明善之則云。

讀離騷

釋離騷者眾矣。能心知其意者。前獨有司馬子長。後獨有梁谿高子而已。子長推屈子之志。以國風小雅當之。夫國風首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所謂閨門之內。王化之基。古先哲王莫不用此爲兢兢懷王之鑒。鄭袖此致亂之本。故篇中疊引宓妃有娥二姚。明爲君求助。繼關雎哀窈窕。思賢才之志。

諷王正家以爲定國之本也。小雅所刺譏尤在尹氏皇父輩。篇中屢席黨人。子長以子蘭上官實之。則小雅之志也。卷耳后妃所作。而志在求賢審官。十月之交。席用事之人。而歸獄于豔妻。自古女子小人禍人家國。未有不隱爲裏者。此詩人所疾痛。亦屈子微旨之所存。而不忍席言之者也。注家不察。過以求女爲求賢臣之喻。不知旣以女爲賢。臣則所引摯咎繇傳說。呂望之徒。又何謂也。或又以女喻君。則陰陽失序。尊卑易位。更非立言之旨。且旣屢述重華禹啟諸帝王以爲君。鶴柰何復以他詞亂之。其不可通也。洩矣。高子之言曰。世人僅知屈子以詞。又或謂其過怨。不知其所自得。固有天下之至樂者。存耿吾旣得此中正。溢埃風。余上征。蓋眞見中正。

之道。上與天通。而乘鸞跨鳳。何天之衢。不知世中更有何事矣。此能道出屈子心事故。曰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又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此非能先立乎其大者。孰足以知其意哉。雖然。充斯志也。其亦可無入不自得矣。懷石自沈。不已激乎。此又江濱漁父所爲。深歎者也。

讀史記

費無極譖伍奢而殺之。子胥逃之吳。卒用吳以覆楚。或問曰。子胥之覆楚。義乎。曰。不識也。譖奢者無極也。于奢爲故殺仇之可也。平王君也。又于奢爲誤殺。仇之不可也。且無極殺奢而楚旋殺無極。子胥之仇則已復矣。仇已復而猶怒其君戮其尸以覆其國。及其君之子。嗜其甚也。且其于吳。又不得爲

忠臣也。窺光之隱而進鱗諸焉以成其逆。一何忍也。好兵者必亾國。吳之亾由其好兵也。吳之好兵子胥教之也。烏呼以一人之仇覆二國。仁者不爲也。其爲夫差謀似也。然而夫差之亾非亾于越也。由其好兵也。由其好兵不亾于越。亾于楚矣。不塞其原塞其流。智者不爲也。

吳起之歿也不于楚宗室也。自其殺妻以求將而心已歿矣。商鞅之歿也不于鄭澗池也。自其伏甲虜魏卽而心已歿矣。白起之歿也不于杜郵也。自其阬趙降卒四十萬而心已歿矣。李斯之歿也不于咸陽市也。自其聽趙高殺扶蘇蒙恬而心已歿矣。項羽之歿也不于垓下也。自其阬秦降卒二十萬又遷義帝而弑之而心已歿矣。韓信之歿也不于鍾室也。自

其襲田廣致酈生于烹而心已死矣。李廣之死也不于莫府也。自其殺降羌八百人而心已死矣。其心死而其首之懸于刃也固已久矣。故以忍戕人者其自戕者也。以詐殺入者其自殺者也。烏呼豈不哀哉。

孝文之詔單于也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大哉言乎凡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其同一氣也同一性也則同一天也天也者生生而已矣體天之心者亦生而已矣然而漢之臣雖能言如賈生未究乎斯義也其所爲痛哭者非也知之者其董生乎故曰王



者任德而不任刑。觀于孝文之世。天下安。百姓足。而刑幾措。非任德之效乎。烏呼。生生之心。其入人之深。如寒暑之浸萬物。而靡有閒也。既其後。雖以孝武壞之。而弗能斬也。雖以王莽奪之。而弗能絕也。至四百年而後已也。豈不盛哉。

太極圖說疑

圖說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夫仁義中正之德也。性之德本無不定。承善惡言之曰定可也。定則未有不靜者。仁義中正實有諸己。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斯可語于定矣。而復言主靜。是猶白曰而然。鐙也。如曰無欲故靜。無欲則無所主矣。有主之心。卽欲也。易曰。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有所主也。

有主則見。有身。有身則見。有人矣。其可以爲定乎。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亦無我而已矣。是故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伊川先生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又將安所主邪。然則大學之言定而后能靜何也。曰。此知止之效也。非外于所止而求定靜也。安與慮猶是也。要于得止而已矣。顧涇陽謂主靜爲先天真脈絡。是殆不然。才言動靜已屬陰陽。安得謂之先天。謂之先天。是未可以動靜求也。況舍動而求靜邪。然則程門教人靜坐。教人澆心體認何也。曰。是在知止而已矣。知止則靜可也。動亦可也。不知止而求靜。益之動也。庸愈乎。澆心體認。是格物之功。知止之

二木居身 卷二  
導也。其可廢乎。

論語集註疑

學也者。覺也。學也。覺者。自明之謂。學也。日新之謂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然則學也者。在乎復我本明。還吾本善而已。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此誠身者。所有事。而非明善之功也。明善之功。在致知格物而已。未有不明乎善。而可議于誠身者也。明道先生曰。覩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知。安得動容周旋中禮來。此知本之論也。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聖人非教人擇里也。知擇里之必在于仁。則知擇術之不可不出于仁矣。故孟子引此而釋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

也不亦深切著明哉。

人之過也。各于其黨。此與周而不比。章相發。有所比爲黨。而比之反爲周。知比之爲過。則知仁之在于周矣。故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某之禱久矣。此聖人心法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畏天命。誠知天命之可畏。則所以操其心者。無不至。內無所蔽。外無所緣。天命流行。無須臾少閒。故曰善也。閒則爲過。知其過而亟反之。則天命之流行自若也。是所謂禱也。如曰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則假年學易何爲乎。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讀縱。與子語魯。太師樂章同。欲縱末由。所謂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若作平聲讀。則與瞻前忽後。

時何異。又何以云如有所立哉。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者與天下爲一體。其見有天下者。己爲之累也。己克則無所爲天下也。一仁之所布濩而已矣。以與訓歸。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其將不得爲仁乎。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此爲學而不自盡其心者也。夫子發憤忘食。顏子仰高鑽堅。苟有性命之憂者。其能宴然而已乎。儻易而嘗焉。則必難而退矣。小道且不可成。而況大人之學乎。若以處事論察理。既精直達而已。故曰不習無不利。何要疑其所行哉。

大學章句疑

明明德註云。其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本體之明無間于未發已發而必以未發爲之本。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正從未發以前端本。澂原以求復我本明之體。本明既復其發也直達而已。豫章延平相傳程門心法。于是乎在今舍未發而求之已發。譬猶掘井而不及泉。欲其流之不竭也。能乎當云因其所固有而遂明之。則此病免矣。

親民者以萬物爲一體。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共此明德。故其視民也無非一體。于一體中呼吸痛癢息息相關。非作而致之也。明德之所以周流而無間也。若改作新民則必有國與天下者而後可以此責之。彼陋巷之英舞雩之客其終絕分矣。

格物之義。眾訟紛然。吾以中庸判之。可不煩言而洩格物致知者。明善之功。誠意正修者。誠身之目也。知格物致知所以明善。則尊德性而外別無道問學之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所以明善。善者德性之謂也。誠身者非他實有此善而已矣。篤行之效也。此知本之說也。然則舍我本然之善而別求天下之理者。不已昧于本末之分乎。格字或訓爲求。或訓爲至。或訓爲正。按之本文。語脈俱不可通。蒼頡篇云。格。量度之也。承上物有本末。則量度之義爲長。能格物則知本先而末後。知本先而末後。則斷不冒舍本而逐末。故經文旣反覆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格物之要領也。

中庸章句疑

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爲命卽人之所以爲性也其爲物不二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謂之曰命則二之矣易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詩云夙夜基命宥密其亦可以命爲令乎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以二氣爲鬼神之良能則可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則不可蓋所謂鬼神者爲能主宰乎二氣者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孰主宰是孰推行是則鬼神之爲也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使蒼蒼之表獨有二氣而已又何誠不可揜之有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一。於穆不已之天而已矣。於穆之天孰窺其朕而云。豈不顯乎。末章引不顯維德。註以幽。濛乎遠。詮之是矣。此之不顯與烈文何異。顯則著矣。其可以爲純乎。

尊德性而道問學。卽上文所謂擇善而固執之也。善者德性之實。擇者問學之功。執之也者尊之也。然則道問學者。正所以爲尊德性之地。未可外德性而別求問學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德性所本具。致之盡之極之道之。乃問學邊事。如以廣大高明屬德性。以精微中庸屬問學。則其所謂德性者。且墮于窈冥恍惚。而其所謂問學者。亦淪于固陋卑瑣矣。大學格致誠正意亦如此。德性無方而寓于物。近自五官百骸。

推之家國天下皆物也。有物必有則。卽物以悟其則。則無物而非德性矣。故格致者。所以爲誠正之地。非于誠正之外。別有格致之功也。至溫故知新。屬明善。邊事敦厚。崇禮屬誠身。邊事皆所以道問學而尊其德性也。註中互說亦似未妥。

孟子集註疑

程子曰。性卽理也。謂理爲性之所具。則可。謂理爲性。則不可。理者條理也。性其渾然者耳。于渾然之中。指其秩然者。謂之理。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若以理爲性。是知有川流而不知有敦化也。易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旣窮。則理不可得。而名也。一性之不二而已矣。性旣盡。則性不可得。而名也。一命之不已而已矣。

二才集 卷二  
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及泉者。何知性而已矣。達天而已矣。不知性。則不能達天。不能達天。而徒取古聖人之陳迹。揣摩而則象之。溝澮之盈涸。可立待。知性者。雖其力未充。然涓涓不息。流爲江湖。需之以漸而已矣。呂氏之說。吾無取焉。

命有從其末而言之者。死生有命。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反其本而言之者。或言基命。或言立命。是也。由前之說。則所謂謂命者。乃氣數之適然。而無與乎吾性。由後之說。則其所謂命。乃性之所從出。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卽以口目耳鼻四肢。而論其生。而有欲者。性也。而非性之本然也。性之本然。無聲無臭。一命之不已而已矣。故曰。君子不謂性也。以仁義禮智。

天。道。而。論。其。一。本。乎。天。者。命。也。而。命。非。離。人。而。立。者。也。反。之。于。身。有。物。有。則。性。之。所。自。成。也。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外。人。以。求。天。不。可。也。離。命。以。言。性。不。可。也。其。爲。物。不。二。在。自。反。而。已。矣。集。註。誤。解。命。字。故。前。言。品。節。限。制。後。言。厚。薄。清。濁。徇。末。而。忘。本。使。此。章。之。旨。更。數。百。年。來。終。晦。昧。而。不。明。一。言。以。爲。不。智。可。不。慎。哉。

論

戒殺論上

天。地。之。心。生。生。而。已。矣。盈。天。地。間。一。毛。一。羽。一。鱗。一。介。乃。至。一。蚊。一。蠅。同。此。生。生。同。此。一。心。同。此。一。心。同。此。生。生。而。已。矣。譬。之。人。一。身。八。萬。四。千。毛。竅。一。毛。一。竅。莫。非。吾。生。也。拔。一。毛。

二才月集 卷二 三  
鍼一竅瞿然而驚何驚爾以一毛一竅皆吾生之充也。卽皆  
吾心之充也。是故人之貴其身者一毛一竅罔弗護也。護其  
生也。護其心也。君子之于物也一毛一羽一鱗一介乃至一  
蚊一蠱罔弗護也。護其生也。護其心也。一毛一羽一鱗一介  
乃至一蚊一蠱無往非吾生之充也。無往非吾心之充也。吾  
之生。天地之生也。吾之心。天地之心也。于天地間自吾而動  
殺機焉。可不爲之大怖哉。

戒殺論下

戒殺矣。乃見生之可好焉。嗜殺者習也。好生者性也。性勝習。  
習成性。習于好生者無弗生也。始乎近。卒乎遠。始乎人。卒乎  
物。以生緣生。生理遂焉矣。順氣致風。雨時百穀孰。民仁壽。習

勝性。性亂。習習于好殺者。無弗殺也。由所疏。迨所親。由所賤。迨所貴。以殺緣殺。殺業熾焉矣。乖氣致饑饉。臻兵亂。作民凶折。烏呼。習于二者之分途。何極哉。習于殺者。天地怖之。

魏無忌論

人臣無將。將而誅焉。將者何謂。其有無君之心也。有無君之心者。必篡弑之階矣。魏公子無忌。盜兵符殺晉鄙。無君孰甚焉。以春秋之法繩之。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世徒見其卻秦。存趙。震其功而薄其辜。亦昧于春秋之義矣。苟貪小利于目前。而忍貽千古亂。臣賊子以口實。其得失之數。不猶豪末之與泰山乎。趙高矯始皇詔。殺扶蘇。蒙恬已而遂弑二世。項籍矯楚王令。殺宋義。已而遂弑義帝。作之俑者。無忌也。易曰。履霜。

堅冰至可不慎。與或謂當日魏不擊秦則秦必滅趙。趙滅而魏爲之次矣。無忌之盜兵以存魏也。而何舉之有。彭子曰。臣之事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去之可也。不然死之可也。殷之三仁其鵠也使無忌而能死諫則魏王亦且聽之矣。孰與夫行險以僥幸者哉。雖然此非無忌之本心也。侯嬴之教也。烏呼。嬴真無忌之舉人哉。

張良陳平論

使漢高事業不得比于二伯者。張良陳平之舉也。夫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反魯侵地。卒建九合之功。晉文公避楚三舍。遂成城濮之烈。信之重于天下也。如此當楚漢畫鴻溝爲界也。楚已解而東歸矣。使漢亦解而西歸。休兵息民。招攜懷遠。

施大澤于天下。彼天下之民有不背楚而歸漢者乎。天下背楚而歸漢則項羽一匹夫耳。其足爲漢患哉。良平不此之察而亟亟焉爲反噬之謀。是漢實負羽而羽未嘗負漢也。彼獲太公而卒歸之者。果何心哉。天下已平矣。諸將偶語複道中。其心固未可知也。良不以此時勸上開誠心布公道。先賢與能赦過宥辜。與天下共抵于蕩平之域。而妄以逆億之私實無根之舉。且曲成其過情之舉。此何爲者也。夫齒有辜而封。彼無辜而不封者。能自安乎。一出一入之間。其何以取信于天下。陳平事漢高本末俱無足取其反間。范增及僞游雲夢二策尤猥鄙不足道。彼項羽之不能用范增也。觀鴻門之會而已。沒矣。何必待陳平哉。且羽之失人心者。有三大端。阮秦



降卒一也。殺王子嬰二也。弑義帝三也。增日侍羽而不能諫。則其去留又何與于存亡得失之數。人告楚王信反其反形固未著也。使信誠欲反邪。不反于齊而反于楚。不反于天下未定之日。而反于天下既定之後。雖至愚者不爲也。平不以此開上之意。而遽使以詐取之。禽一信而天下之爲信者挺劍而起矣。終高之世。兵禍不息。非平實階之厲哉。烏呼。自秦以詐力并天下。而後之號爲謀臣者。慮無不陰祖其術。雖收小利于目前。實釀陰禍于事後。使漢高卽世。無惠文以繼之。其不爲亾秦之續者幾矣。

諸葛孔明論上

子讀蜀志竊歎孔明之用兵爲已亟也。夫孔明誠欲行王道。

則當務安天下之民。欲安天下之民，則不可以兵力爭天下。孟子之言王道也曰：保民而已矣。不嗜殺人而已矣。夫誠以不嗜殺爲心，雖不得已而用兵，亦所以爲民也。必其君曰：陷溺其民，而其民曰：怨疾其君，然後徐起而乘之，誅其君而弔其民，奚煩要駕哉！以區區之蜀，與彊敵爲鄰，計唯先固其本。其本旣固，因而招攜懷遠，施恩德于天下，誠使魏惡已稔，被其民視君如寇讎，而仰我如父母，則兵之所至，不血刃而天下定矣。不此之察，徒以王業不偏安，欲取渡于一戰，終其身屢出而無功，姜維踵之，遂以亾國。此瀆兵之大戒也。然則復仇之義，非與曰：篡漢者曹丕也。其民則何辜之有？吾之力不足以誅丕，而徒喻兩國之民而鬪之，彼勝而我負，是自賊其

民也。我勝而彼負，是賊天下之民也。然則漢之仇未復而已。身爲民之仇，其不卽亾者，幸也。烏呼！天馱漢德久矣，非誠能父母乎斯民者，其曷克祈天而永命哉。

諸葛孔明論下

一王之胄，蹶而復振者，有之矣。未有再覆而再興者，也不知天命而彊圖之，縱能然，已燼之灰，岌岌乎不可以終日。亦終歸澌滅而已矣。漢家遺澤，一竭于哀平，再竭于桓靈，建武之祚，如贅疣然。苟有智者，洩宐守介石之貞矣。孔明隆中之對，千古豔傅之，吾直以爲此梟雄割據之謀，非所以順天命而遵王路也。彼荆益二州，旣各有主矣。一則受之天子，一則傳之先人，身爲羈客，無端而生心覬覦于其間，此何爲者也。求

而不得必爭。爭而不已，必殺。此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卒以貪荆州之故，召釁于吳。雖幸有巴蜀，無以服天下之心。終敗于猓亭，而莫振。唯信義之不立，故至此。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亦獨何哉！吾以爲孔明誠王佐才，寧伏死艸廬之中，不出也。

張巡論

張巡守睢陽城中，食盡，殺妾以饗士。許遠亦殺其奴童。城中婦人老弱被殺而食者三萬人。彭子曰：「嘻，其甚也！」夫此妾奴童與三萬人者，有臯而死，法可也。城破而死，賊可也。不死于法，不死于賊，徒以食盡之故，使之并命于刀砧之下，視如犬豕，雞鶩然，嘻，其甚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利之者生

之也。臣之事君，苟可以利民生者，無不爲。古有「匹身以爲民」者矣。未聞殺民以爲國者也。無民則國無與立，國無與立而徒殉尺寸之土，以自效于君，君將何賴焉？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故兵可去，食可去，信不可去。區區喘息殆盡之民，忍萬死而不敢二心者，亦恃吾有以信之耳。苟以其無能爲也，不求生之而又殺之，縱使城可完，賊可滅而已，無解于信之不立矣。書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文中子云：「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一城之存，與天下孰重？三萬人與一夫孰眾？以二公之忠而未之思，邪？當是時，誠計無復之矣，相與待盡，以明效死之義，且使妾、奴、童、與三萬人者，各自效其死，而成其忠信，孰大？于是奈之何，殺其身而徒以充人之腹哉？」

其甚也。吾懼後之人慕二公之忠，會遇倉卒，或爲二公之所爲，故告之以信之之道，俾無以二公爲口實焉。

同日讀止非

二林居集卷二終

二林居集 卷二